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海軍大事記

池仲祐撰

(附：甲申·甲午戰事記)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池
仲
祐
撰

海
軍
大
事
記

附・甲申、甲午戰事

海軍大事記

池仲祐

編者按：是篇自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起，迄民國六年冬月（一九一七）凡五十六年，吾國海軍之大事已略具於是。甲申甲午戰紀兩篇，均錄自海軍紀實，可與本篇參看。又本篇原有嚴又陵先生所撰弁言一首，述馬江初辦海軍學堂時情形，及嚴先生個人與海軍界之關係，均屬極重要之史料，特附錄如下：

「不佞年十有五，則應募爲海軍生，當是時，馬江船司空章創未就，借城南定光寺爲學舍，同學僅日人，學旁行書算其中，晨夜伊毗之聲與梵唄相答。距今五十許年，當時同學略盡，屈指殆無一二存者，回首前塵，塔影山光，時猶呈現於吾夢寐間也。已而移居馬江之後學堂卒業，旋登建威驅船揚武輪船爲實習，北踰遼渤，東環日本，南暨馬來息叻呂宋，中間又被檄赴臺灣之背旂萊蘇澳，咸與繪圖以歸。最後乃遊英之海軍大學，返國年廿七八，合肥李文忠公方治海軍，設學於天津之東製造局，不佞於其中主督課者前後二十年。庚子排外禍作，清朝羣貴以祖宗三百年社稷爲之孤注，迨城下盟成，水師學堂去不復收，蓋至是不佞與海軍始告脫離，而年鬢亦垂垂老矣。軍中將校，大率非同硯席，卽吾生徒，甲申法越甲午日韓之二役，海軍學生爲國死綏者殆半，願所予遺老成，往往蔚然起爲時棟，前大總統黃陂黎公，今海軍部總長同邑劉公，最其彰明較著者已。於戲！海軍得才，可不謂盛也耶？茲者池君滋鏗奉命爲海軍大事記，蒐討翔實，自吾國始講海軍以來至於今日，舉五六十年得失興廢，粲然如視掌列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眉語不云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然則滋經載筆搜輯之功，不其偉歟？書既成，則乞弁言於復，乃弁然曰：嗟夫！茲事體大，其關於存亡治亂，有識者觀此當自知之，無俟不佞更爲一一云也。顧三十年前，曾與總稅務司赫德談言，赫告予曰：「海軍之於人國，譬猶樹之有花，必其根幹支條，堅實繁茂，而與風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後花見焉；由花而實，樹之年壽，亦以彌長。今之貴國海軍，其不滿於吾子之意者衆矣，然必當於根本求之，徒苛於海軍，未見其益也。」今日政體雖異，然迴思赫言，猶足使吾國民與當路者憬然於海軍盛衰之故也，乃爲牽連記之。民國七年八月中旬，侯官嚴復。」

清同治元年壬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商令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在英國購兵輪船大小凡七艘，名之曰金臺，一統廣萬得勝百粵三衛鎮吳以備協勦沿江賊壘，是爲在外國訂購船艦之始。

二年癸亥，金臺等七船工竣，聘英員阿思本爲幫統，酌配員勇，駕駛回華，嗣因李泰國報銷前後不符，阿思本條約諸多挾制，任意要求，其時沿江賊壘已次第平毀，毋需此項兵船，因退還英國發賣，遣散洋員兵勇。由總稅務司李泰國購天平輪船爲巡緝之用。總理衙門奏定，以黃質三角式旗，鑲飛龍戲珠，龍藍色，珠赤色，爲國旗。

四年乙丑，兩江總督曾國藩，於上海虹口奏設製造局，備造船砲。

五年丙寅，閩浙總督左宗棠議興船政，奏稱我國三面瀕海，各國火輪兵船直達津沽，藩籬虛設，商務減色，漕運艱難，非設局急造輪船不爲功。又稱福建馬江一帶水深土實，開漕港渠可爲建廠之地。朝旨允行，是爲中國海軍萌芽之始。

六年丁卯，前江西巡撫沈葆楨總理船政，購機器，築廠隔，設前後兩學堂，招著年聰穎子弟肄習製造駕駛諸術，以法員日意格德克碑爲正副監督，又僱用法員匠數十人教導華工，由廣東招到已通英文學生張成，呂瀚，葉富，李和，李田，鄧世昌，黎家本，梁梓芳，林國祥，卓關略等十人，作爲外學堂學生，分班就學。上海虹口製造局，由江蘇巡撫李鴻章遷於高昌廟，建造廠隔，名曰江南製造局，從事製船。廣

東總督瑞麟向英國訂購六兵船，取名安瀾鎮濤澄清綬靖飛龍鎮海。

七年戊辰夏，江南製造局製惠吉兵船成。安瀾等六船先後到華，瑞麟復向法國訂購澄波兵船。

八年己巳，福州船政製萬年清兵船成。製造局製測海操江兩兵船成。閩浙總督購海東雲兵

船爲臺灣沿海巡緝之用。船政購普國帆船爲學生練船，取名建威。

九年庚午，船政製湄雲，福星兩兵船成。製造局製威靖兵船成。

十年辛未，船政製伏波兵船成。船政派學生嚴宗光（後改名復），劉步蟾，林泰曾，何心川，葉祖珪，蔣超英，方伯謙，林承謨，沈有恆，林永升，邱寶仁，鄭溥泉，葉伯鋆，黃建勛，許壽山，陳毓澂，柴卓羣，陳錦榮，

等十八人，並外學堂各生，登建威練船練習巡歷，南至星加坡檳榔嶼各口岸，北至直隸灣遼東灣各口岸。

十一年壬申，船政製安瀾鎮海揚武飛雲靖遠五兵船成。內閣學士宋晉疏稱製造輪船，糜費多而成船少，請飭暫行停止。章下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等議，沈李復奏，力陳當日船政締造艱難，揆以列強形勢，造艦培才，萬不可緩，得旨從之。

十二年癸酉，製造局製海安兵船成。船政製振威兵船，永保海鏡兩運船成。

十三年甲戌，船政製濟安琛航大雅三運船成。福建善後局向美國定購福勝建勝兩砲船。安瀾大雅兩船在臺灣安平旂後遭風沈沒。是年，日本以商船擱淺於臺南狼喬港，被生番奪取破船殘件，遂派司令西鄉從導帶兵三千由狼喬登岸，攻討生番。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奉命巡臺，調淮勇七千禦之，另調海關某洋員在澎湖操練海軍，相持八閱月之久，日本見無勝算可操，允收賠費五十萬元而退。

光緒元年乙亥，製造局製馭遠兵船成。船政製元凱兵船成。北洋大臣令總稅務司赫德在英國購砲船四艘，龍驤虎威飛霆策電。南洋大臣向英國訂購砲船四艘，鎮東鎮西鎮南鎮北。以揚武兵船作爲練船，將建威所有練生移入，復添派薩鎮冰、林穎啟、吳開泰、江懋祉、葉琛、林履中、藍建樞、戴伯

無能力，冒昧一試，後悔方長！』廷旨交北洋辦理。沈葆楨卒後，海軍之規畫遂專屬於李鴻章，乃設水師營務處於天津，辦理海軍事務，以道員馬建忠董之。

六年庚辰，天津設立水師學堂，以嚴宗光爲總教習。船政製澄慶兵船成。北洋向德國定購定遠鎮遠兩鐵甲艦，濟遠穹甲艦，派劉步蟾、魏瀚、陳兆翱、鄭清濂在德監造，並派管輪學生陸麟清帶領匠首黃帶、林祥光、陳和慶等十名到德，隨同練習。以龍虎霆電四砲船歸南洋差遣。七月，浙江著匪黃

金滿肆擾台州，派超武兵船往勦，管帶葉富死之，詔贈游擊，並給騎都尉世職，死事員兵各予蔭恤有差。北洋向總稅務司赫德商借葛雷森、哥嘉、章斯敦三員到軍差遣。派葛雷森爲總教習，哥嘉爲督操，章斯敦爲教習，率同東西南北四砲船赴渤海一帶梭巡，至海洋島鎮南觸礁，旋即出險，管帶鄧世昌撤任，以洋員章斯敦代之，後章斯敦隨同出洋，即以哥嘉承其乏。調登榮水師艇船弁兵到大沽操演，以備超勇揚威兩船到華配用。十二月，派丁汝昌帶同官佐士兵赴英國接收超勇揚威兩艦。

七年辛巳八月，在大沽海口選購民地，建造船塢一所。鎮中鎮邊兩船到華。九月，超勇揚威兩船到華，兩船在英國製成之日，爲華之七月初旬，由駐英公使曾紀澤親引龍旗，升砲懸掛開行，由紐克所出港，英之官紳士女餞送者甚夥，經行各國，均鳴砲致賀，以爲中國龍旗第一次航行海外也。兩船行至地中海失散，揚威乏煤，漂流海面兩晝夜，超勇得電往接濟，乃同開駛。超勇過蘇彝士河，輪葉觸礁，損

在外海，直督李鴻章，江督沈葆楨，提倡興辦海軍，不遺餘力，閩廠滬局自製之始，陸續下水，外洋訂購蚊船砲艦，以次到華，出洋畢業各生，亦先後回國，南北洋爭先留用，得之惟恐或後。沈葆楨又奏定各省協款，每年解南北洋各二百萬兩，專儲爲籌辦海軍之用，期以十年，成南洋北洋粵洋海軍三大支。嗣猶恐緩不及事，請以四百萬兩儘解北洋，俟北洋成軍後，再解南洋，於是籌議多購碰快船鐵甲艦，及各種蚊子砲船，以期編練。適值督省告饑，朝士議提海軍款以濟之，沈葆楨以爲大戚，貽書李鴻章爭之，謂「國際安危所繫，葆楨老病不及見，必爲我公異日之悔。」遂奏請將前項協款，仍以分解南北洋，擬各治一軍，以求速效。旋又有人建議提海軍款百萬爲頤和建築費者，於是園工無已時，而海軍款二千餘萬，盡輸入頤和園之用矣。南洋調集之款數百萬，亦爲江督提辦朱家山河工，築室道謀，此海軍之所以不振也。

五月己卯，船政製康濟兵船成。向英國定購鎮中鎮邊兩砲船，超勇揚威兩碰快船。十月，鎮東鎮西鎮南鎮北四砲船到華，留北洋差遣。又代山東省向英廠訂購鎮中鎮邊兩砲船。直督李鴻章奏留記名提督丁汝昌在北洋差遣，旋派督操砲船。是冬，沈葆楨卒於兩江總督任所，適值日本夷琉球爲沖繩縣，庶子王先謙奏請興師問罪，事交南北洋大臣會議，沈葆楨遺疏稱「天下事多壞於因循，但糾因循之弊，繼之以鹵莽，則其禍更烈。日本自臺灣歸後，君臣上下，早作夜思，其意安在？若我海軍全

無能力，冒昧一試，後悔方長！』廷旨交北洋辦理。沈葆楨卒後，海軍之規畫遂專屬於李鴻章，乃設水師營務處於天津，辦理海軍事務，以道員馬建忠董之。

六年庚辰，天津設立水師學堂，以嚴宗光爲總教習。船政製澄慶兵船成。北洋向德國定購定遠鎮遠兩鐵甲艦，濟遠穹甲艦，派劉步蟾、魏瀚、陳兆翱、鄭清濂在德監造，並派管輪學生陸麟清帶領匠首黃帶、林祥光、陳和慶等十名到德，隨同練習。以龍虎霆電四砲船歸南洋差遣。七月，浙江著匪黃

金滿肆擾台州，派超武兵船往勦，管帶葉富死之，詔贈游擊，並給騎都尉世職，死事員兵各予蔭恤有差。北洋向總稅務司赫德商借葛雷森、哥嘉、章斯敦三員到軍差遣。派葛雷森爲總教習，哥嘉爲督操，章斯敦爲教習，率同東西南北四砲船赴渤海一帶梭巡，至海洋島鎮南觸礁，旋即出險，管帶鄧世昌撤任，以洋員章斯敦代之，後章斯敦隨同出洋，即以哥嘉承其乏。調登榮水師艇船弁兵到大沽操演，以備超勇揚威兩船到華配用。十二月，派丁汝昌帶同官佐士兵赴英國接收超勇揚威兩艦。

七年辛巳八月，在大沽海口選購民地，建造船塢一所。鎮中鎮邊兩船到華。九月，超勇揚威兩船到華，兩船在英國製成之日，爲華之七月初旬，由駐英公使曾紀澤親引龍旗，升砲懸掛開行，由紐克所出港，英之官紳士女餞送者甚夥，經行各國，均鳴砲致賀，以爲中國龍旗第一次航行海外也。兩船行至地中海失散，揚威乏煤，漂流海面兩晝夜，超勇得電往接濟，乃同開駛。超勇過蘇彝士河，輪葉觸礁，損

其一，修竣而行，至是駛到大沽。李鴻章親出驗收，乘赴旅順察看口岸形勢，籌備建築船塢砲壘。北洋奏請以提督丁汝昌統領北洋海軍。奏改三角形國旗爲長方形，以縱三尺橫四尺爲定制，質地章色如故。於大沽設水雷營，水雷學堂；旅順設水雷魚雷營，挖泥船；威海設魚雷局，機器廠；並於旅威等處均設屯煤所。北洋會同船政續選學生李鼎新、陳兆藝、王慶端、黃庭、李芳榮、魏暹、王福昌、王迴瀾、陳伯璋、陳才端等十人出洋肄業，此爲船政第二屆出洋學生。

八年壬午，北洋向德國訂購單雷艇四隻，粵督向德國訂購雷艇三隻，取名雷龍、雷虎、雷中。製造局購商船改造之，以爲防緝之用，名曰鈞和。北洋派劉步蟾等十一員赴德協駕鐵艦，並資練習。時海軍規模略具，乃聘英員琅威理名爲總查，實司訓練，琅頗勤事，爲海軍官佐所敬憚，中外稱之，一時軍容頓爲整肅。先是我軍與外人不甚往還，海上軍艦相遇，往往交際闕如，自琅任事，始講往來迎送慶弔交接之禮，至今習以爲常。冬，朝鮮內亂，直督李鴻章派丁汝昌酌帶兵船往，相機辦理，旋獲大院君李是應，由登瀛洲兵船解送天津，留於保定。

九年癸未，船政製開濟快砲船成。南洋向德國購南琛、南瑞兩巡洋艦。

十年甲申，船政製鏡清快砲船、橫海兵船成。粵督向德國訂購雷艇八艘，名曰雷乾、雷坤、雷離、雷坎、雷震、雷良、雷巽、雷兌。是時李鴻章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曾國荃爲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北洋

之船，有超勇揚威，威遠康濟湄雲泰安鎮海海鏡鎮東鎮西鎮北鎮中鎮邊等，南洋之船有南琛南瑞澄慶馭遠橫海鏡清威靖測海開濟登瀛洲超武靖遠龍驤虎威飛霆策電金甌等，各歸節制，不相統轄。福建尙有揚武萬年清元凱琛航永保振威伏波飛雲濟安福勝建勝各船，時亦分撥浙粵臺灣各處巡防。二月，總理衙門請設海軍專部。五月，李鴻章出海巡閱，張之洞、吳大澂、張佩綸銜命出京，路出大沽，李鴻章邀與同閱。是年，法國因侵略越南，與我構釁，窺伺閩省及臺灣各處。五月，法砲船一艘駛進閩口，擱淺於洋嶼，船政總監魏瀚謁船政大臣何如璋，謂當此兵燹未開，友誼尙存，請派船施救。何厲色曰：『我恨其不盡沉於此江也，何乃爲之請援？』法船又請借抽水機帆布爲用，何仍拒之，其船旋由英兵船拖往香港修理，因此法人與我益增惡感。六月，法提督孤拔率兵船十三艘來閩，誓毀船廠，時我軍僅有揚武濟安飛雲福星振威福勝建勝七艘，砲船兩艘，在港拋錨，與之相拒。七月初三日晨十時，法兵船由其駐閩領事派天主教士遞戰書於閩督何璟，言本日開戰，何祕不以宣。閩紳林壽圖知其事，請何電知閩廠，使前敵備戰，何謂前敵應已知之，遷延不發，會辦福建海疆事務張佩綸接何電，譯未及半，而法船已開砲轟擊我軍。先是魏瀚聞各國領事商人均已避登該國觀戰兵船，入見何如璋，言『今日必有戰事。』何云：『昨得李相電，尙言和議大有進步，所云必係謠傳。』魏瀚又以告張佩綸，張令其速往各國兵船探查，乃甫及中江，而砲聲發矣。時值潮退，我軍船首綴於潮力，盡向上流，敵艦乘勢以首砲

攻我，我船自後受擊，無砲抵敵，迨棄錨轉戰，而船已傷，故不逾時相繼沉燬。是役除伏波、藝新兩艦駛至林浦自沉以塞晉省航路外，餘則人船俱燼，計陣亡將弁兵役七百六十人，語詳甲申戰紀。於時張佩綸何如璋甫聞砲聲即遁。次日法船銜尾出口，砲台開砲轟擊，傳聞孤拔已於昨日中彈陣亡。事聞，傷亡將弁奉旨獎卹有差，其統兵大員及在事員弁戰守不力者，亦得嚴譴。上諭閩督何璟，巡撫張兆棟，船政大臣何如璋，均交部嚴加議處。其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張佩綸，統率兵船與敵相持，當議和時，屢請先發，及奉有允戰之旨，又未能力踐前言，朝廷前撥援兵，輒以兵已敷用爲詞，迨省城戒嚴，徒事張皇，毫無定見，實屬措置無方，意氣用事，本應從嚴懲辦，姑念力守船廠，尙屬勇於任事，從寬革去三品卿銜，仍交部議處，以示薄懲。旋又奉上諭，翰林院編修潘炳年，給事中萬培因，先後奏參張佩綸等債事情形，迭諭左宗棠楊昌濬查辦。嗣據左宗棠等查明具奏，張佩綸尙無棄師潛逃情事，惟調度乖方，以致師船被毀，且該員於七月初一日接奉電寄諭旨，令其備戰，初二日何璟告以所聞，謂明日法人將乘大潮力攻馬尾，該革員並不嚴行戒備，迨初三日敗退，往來彭田馬尾之間，十五日始回船廠，其奏報失事情形，輒謂預飭各船管駕，有初三日法必妄動之語，掩飾取巧，厥咎尤重。張佩綸前因濫保徐延旭等降旨革職，左宗棠所擬請交部議處，殊覺情重罰輕，著從重發往軍台効力贖罪。何如璋被參乘危盜帑，查無其事，惟以押運銀兩爲詞，竟行逃避赴省，所請革職免議之處，不足蔽辜，著從重發往軍台効力贖罪。何璟、張兆棟辦

理防務，未能切實，卽行革職。已革游擊張成，身充輪船營務處，並不竭力抵禦，竟敢棄船潛逃，雖此次馬江失利，不能咎該員一人，惟該員有統率輪船之責，玩敵怯戰，亟應從嚴懲辦。張成著定斬監候，秋後處決，解交刑部監禁。是時因我國對法宣戰，英員琅威理以迴避去職，北洋募德國水師總兵式百齡，式百齡頗願奮勇効力，適督辦福建軍務左宗棠請飭南北洋派船援臺，北洋派式百齡帶超勇揚威兩船赴滬，會同吳安康所統之開濟南琛南瑞馭遠澄慶前往，復以朝鮮內亂，將超揚調赴朝鮮，其南洋五船，奉旨仍行相機東渡，妥慎前進。嗣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浙江洋面突遇法船九艘，時值大霧迷漫，吳安康以衆寡不敵，令各船駛入鎮海口，澄慶馭遠行緩，敵船追逼，恐爲所獲，遂入石浦。

十一年乙酉正月，澄慶馭遠被法軍雷砲轟沉，開濟南琛南瑞三船既難入閩，着相機妥慎駛回南洋，以保長台，合力抵禦。法船頗受傷損而退。廷旨以開濟南琛南瑞三船既難入閩，着相機妥慎駛回南洋，以保長江門戶，澄慶管帶蔣超英，馭遠管帶金榮均革職發往軍台効力。是時南洋兵船迎送官員，拖船載勇，習以爲常，無從訓練，戰備闕如。南洋大臣曾國荃上疏，力陳其弊，請飭下沿海各省，嗣後凡有兵輪，專事操練，梭巡洋面，以備戰守，不得載勇拖船，以昭慎重，得旨允行。製造局製保民鋼板船成。北洋向英廠訂造致遠靖遠兩穹甲艦，派林鳴壇張啓正陳和慶監造。又向德廠訂造經遠來遠兩穹甲艦，派曾宗瀛裘國安黃戴監造。九月，海軍衙門成立，派醇親王總理海軍事宜，慶郡王李鴻章爲會辦，善慶曾紀

澤爲幫辦。十月，定遠鎮遠濟遠三艦到華，李鴻章親詣驗勘，乘赴旅順口，遍閱各處台壘。李鴻章曾國荃暨船政大臣裴蔭森會奏，續選員生赴英法各國肄業，於北洋艦隊及學堂中選取劉冠雄，陳恩燾，曹廉正，（後改名廉箴）陳燕年，（後改名伯涵）黃裳吉，（後改名裳治）伍光鑑，鄭汝成，陳杜衡，王學廉，沈壽堃等十人；於船政駕駛員生中選取黃鳴球，羅忠堯，賈凝禧，鄭文英，張秉圭，羅忠銘，周獻琛，王桐，陳鶴潭，邱志範等十人；又於製造員生中選取鄭守箴，林振峯，陳廣平，王壽昌，李大受，高而謙，陳長齡，盧守孟，林志榮，楊濟成，林藩，游學楷，許壽仁，柯鴻年等十四人；由華監督周懋琦率領出洋，並請加展年限，以資深造，惟黃裳吉以北洋供職未行，此爲船政派生出洋之第三屆。

十二年丙戌，向德國購福龍魚雷艇一艘，本屬福州調遣，後撥歸北洋操練。二月，橫海兵船在澎湖遇霧觸礁沉沒，管帶忻成發革職，永不叙用。三月，南洋大臣曾國荃派開濟南琛南瑞三快船赴北洋會操。四月，政府派醇親王李鴻章善慶校閱海陸軍，並沿海台壘。超勇管帶林泰曾等請重聘琅威理復職，琅威理既至軍，訓練如前，而意氣之驕矜特甚。六月，南洋各船仍回南洋駐防。丁汝昌率定遠鎮遠濟遠威遠超勇揚威六艦赴朝鮮釜山元山永興灣等處操巡，至海參威，留超揚二艦俟吳大澂勘定俄界事畢駛回。餘船折赴長崎，進陽修理，水兵與日捕口角，次日放假登岸，日捕向前尋衅，堵住街巷，逢人便斫，街民亦持刀追殺，致死者五人，傷者六人，微傷者三十八人，不知下落者五人，其時琅威

理力請即日宣戰，丁汝昌阻之，乃議各聘律師，訟其曲直。

十三年丁亥，船政製賽泰、確快船，廣甲兵船成。北洋向英國訂購左一出海魚雷大快艇一艘。向德國訂購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魚雷艇五艘，又訂購導海挖泥船一艘。五月，萬年清運船在東沙洋面被英公司船撞沉，淹沒七十餘人，旋經英按察司堂斷，咎屬英公司，船價卹銀另議賠償。三月以前訂購之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快船，製已工竣，北洋派琅威理往驗收，管駕官鄧世昌、邱寶仁、葉祖珪、林允升同往接帶，並電請總理衙門，以此次率帶四艦回華，不另保險，省費數十萬，沿途駕駛，極爲重要，特召留學軍官劉冠雄、協同駕駛回華，十月，行抵廈門，因北洋時已封凍，飭在廈門操練。我兵與日捕在長崎關殺之案審結，弁兵與捕頭死者，每名給卹六千元，兵捕死者，每名給卹四千五百元，因傷成廢者，每名給卹二千五百元，日應給我五萬二千五百元，我應給日一萬五千五百元。冬，都中設水師學堂於昆明湖，廣東設水師講堂於黃埔。

十四年戊子春，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艦到津，李鴻章親臨驗收，旋即駛赴遼渤一帶操巡，並察閱砲台形勢。五月，朝鮮民仇視洋人，派超勇前往保護。六月，臺灣呂家望、番社叛，經軍隊剿辦，半年未平，嗣請致遠、靖遠兩艦往剿，幫帶劉冠雄、陳金揆率帶六磅砲二尊，槍隊六十名，登岸進討，不十日平之，是役陣亡副頭目一人，傷兵十八人。八月，海軍衙門奏定官制，設提督一，總兵二，副將五，參將四，游擊九，都司二。

十七，守備六十，千總六十五，把總九十九，經制外委四十三。十一月，購帆船一艘爲練船，名曰敏捷。

十五年己丑，船政製平遠鋼甲船，廣庚兵船成。

十六年庚寅，船政製廣一魚雷快船成。北洋海軍總查琅威理辭職，先是北洋之用琅也，昇以提

督銜，此在吾國不過虛號崇優，非實職也。而軍中上下公體，則時有丁琅兩提督之語。故自琅威理及諸西人言之，中國海軍顯有中英二提督，而自海軍奏定章程言之，則海軍只有一提督，兩總兵也。時值各艦巡泊香港，丁汝昌以事離船，在法宜下提督旗，而升總兵旗，劉步蟾照辦，而琅威理爭之，以爲丁去我固在也，何得遽升鎮旗？不決，則以電就質北洋，北洋復電以劉爲是，由是琅拂然告去，然至終不悟爭執之理由。歸而懷憤，向人輒謂受我侮辱，英政府信之，有來質問者，厥後我擬派學生赴英就學，竟不容納，蓋惑於琅威理之言也。而中英親睦之情，亦坐是爲之銳減，惜哉！四月，北洋設水師學堂於劉公島，招學生三十六名。八月，靖遠船在朝鮮海爲潮流所激觸礁，堵塞而行。南洋大臣設水師學堂於南京。

九月，政府派續昌崇禮乘登瀛洲赴朝鮮，賜奠其太妃。

十七年辛卯，船政製廣丙魚雷快船成。正月，俄太子來華遊歷，北洋派致遠靖遠兩船赴香港隨護；南洋大臣派饒清快船赴閩迎護。二月，海軍衙門奏派大臣出海會閱北洋合操，奉旨現屆校閱海軍之期，著李鴻章張曜認真會閱，於時南洋海軍，參以北洋軍制，分設左右翼長各一員，定於春夏前赴

北洋會操。四月，李鴻章赴旅順，山東巡撫張曜由芝罘來會。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率定遠鎮遠濟遠致遠經遠來遠超勇揚威平遠康濟威遠各艦，廣東水師統領副將余雄飛率廣甲廣乙廣丙三艦，南洋水師統領前壽春鎮總兵郭寶昌率領襄泰南琛南瑞開濟鏡清保民六艦，到旅順操演船陣，演放槍砲魚雷，並查勘砲台船塢。李鴻章回津奏報情形，稱中國創辦海軍，實醇親王注意經營之舉，鴻章前此隨同巡閱北洋各口，醇親王將布置情節於覆命疏內詳陳，船艇尙須添置，學堂必應推廣，洵爲深謀遠慮。其時英德四快船訂購未到，大連灣威海衛亦未辦防，今則兩處台壘初成，移軍鎮紮，北洋兵艦合計二十餘艘，海軍一支，規模略具。將領頗年訓練，遠涉重洋，並能衽席風濤，熟精技藝，旅順威海添設學堂，造詣多有成就，各局做造西洋棉花藥，栗色藥後膛砲，連珠砲，大小子彈，計數各艦操習之需，實爲前此所未有。綜核海軍戰備，尙能日異月新，目前限於餉力，未能擴充，但就渤海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奏上。廷旨有海軍關係緊要，必須精益求精，仍著各員認真經理，以期歷久不懈，日起有功之語。是月，戶部奏酌擬籌餉辦法一摺，議以南北洋購買外洋槍砲船隻機器暫停兩年，即將所省價銀解部充餉。海軍右翼總兵劉步蟾屢向提督丁汝昌力陳，我國海軍戰鬪力遠遜日本，添船換砲，不容少緩。丁汝昌據以上陳。秋間，李鴻章奏稱北洋畿輔，環帶大洋，近年創辦海軍，防務尤重，北洋現有新舊大小船艦共只二十五艘，奏定海軍章程，聲明俟庫稍充，仍當續購多隻，方能成隊，而限於餉力，大願未償，本年五月，欽奉

上諭，方蒙激勵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懼非所以慎重海防，作興士氣之至意也等語。然以餉力極絀，仍遵旨照議暫停。是時日本請我軍艦往巡，藉敦隣好，丁汝昌統率定鎮致靖經來六艦開赴馬關，由內海至東京。七月，威海大連灣添置水雷三營。八月，長江一帶哥老會匪蠢動，宜昌重慶武穴蕪湖鎮江教案迭出，派經遠靖遠往滬駐防。旅順船塢告成，李鴻章奏稱：旅順口爲北洋緊要門戶，水師各船，均就此港停泊歸宿，應造船塢，必不容緩。前經奏明飭派道員袁保齡督同洋員漢納根等，挑挖澳身，疏濬海口船路，蓋造庫房各項，惟應築石船塢，備修鐵甲快船，尤關水師根本，因聘法員德威尼包辦。又於東西北三面加砌石壩，築碼頭，製鐵梯，船樁，電燈等件，是冬業已竣工，鐵甲船可以入塢修理。

十九年癸巳，船政製福靖魚雷快船成。粵督譚鍾麟將前建水師講堂改爲水師學堂。

二十年甲午，船政製通濟練船成。由英國購到福安砲艦。二月，李鴻章奏稱：前據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以鎮定經濟來威六船，共應添換克鹿卜新式快砲大小二十一尊，請予購置前來，當經咨准海軍衙門，以目下添購此砲，巨款難籌，擬分年辦理，先換鎮定兩船快砲十二尊。四月，朝鮮全羅道秦仁縣有東學黨數千，聚衆煽亂，派平遠分載韓兵，赴格浦海口，以助防勦。又其政府來文，以壬午甲申兩次內亂，均賴中朝戡定，擬援案請北洋大臣酌遣數隊，速來代勦。李鴻章即飭丁汝昌派濟遠揚威赴仁川漢城，左翼總兵林泰曾以日本迭增兵隊軍艦，意在尋衅，我軍泊船仁港，戰守均不適宜，擬回威海或

駐牙山，以備戰守。李鴻章初謂其膽怯，張皇，嗣知事機急迫，電詢林泰曾已否離仁，飭派快船或雷艇速往梭巡。五月，日船三艘在牙山口外截擊濟遠廣乙，濟遠竭力抵拒，陣亡弁兵十三人，傷二十七人；廣乙中砲傾側而焚，駛擱海島，操江被擒。又有裝兵之英輪曰高陞者，亦被擊沉。李鴻章卽飭丁汝昌統帶鐵快各艦迅赴朝鮮洋面，相機迎擊，旋派德兵官漢納根充海軍總查。是時由英輪救出廣乙船上官兵林國祥等十八人，李鴻章飭其回威，交丁汝昌分別安置。八月十六日，海軍軍艦護送銘軍赴大東溝。十八日，定鎮等十艦與日十二艦開仗，我軍艦砲均少於敵，力漸不支，致遠經遠中雷沉沒，超勇揚威皆燬於火，濟遠廣甲以力不支離軍回旅，廣甲奔至三山島擱礁，其時丁汝昌面部被焚，扶病入艙，不能發令。我軍始以雙翼陣迎敵之雙魚貫陣勢，歷時不變，敵得乘機環繞縱擊，創我甚劇，靖遠幫帶劉冠雄見勢危急，請於管帶葉祖珪從權升旗，縱隊繞擊，敵艦乃遁，我軍得從容收隊駛回旅順。是役據報，將士陣亡者九十餘人，隨艦沉沒者六百餘人，語詳甲午戰紀。於時丁汝昌受傷，不能治軍，上諭海軍提督劉步蟾暫行代理。鎮定兩船將士苦戰，著酌保數員，以作士氣。於是漢納根得賞二等寶星，廣乙管駕林國祥調帶濟遠，濟遠管帶方伯謙被譴，以逃軍軍前正法，軍中冤之。廣甲管帶吳敬榮革職，留營効力。廷旨調南洋南瑞開濟寰泰三船北上助勦。十月，鎮遠船入威海口，以島嘴有撐出礁石，擦傷船底，林泰曾憂憤，服毒自盡。漢納根要求以提督銜任海軍副提督，賞穿黃馬褂，未允；又以英水師提督譏其非水

師出身，遂不到船任職。李鴻章乃派拖船公司金龍船管駕馬格祿幫辦北洋海軍提督，然外人尤以爲不倫也。十一月，丁汝昌奉旨逮問，東海關道劉含芳，威海砲台統將戴宗燾，張文宣，劉超佩，海軍左翼總兵劉步蟾，暨各管帶等，先後公電北洋大臣，稱丁提督表率水師，聯絡旱營，佈置威海水陸一切，衆心推服，今奉逮治嚴旨，不獨水師失所秉承，即陸營亦乏人聯絡，且軍中各洋將亦均解體，當此軍務吃緊之際，大局攸關，會懇設法挽轉，收回成命，暫留本任，竭力自贖，以固海軍根本之地，而免洋將渙散之心。又英員馬格祿電丁提督才能出衆，忠勇性成，所有參劾各節，均與無涉，如果拏問，誠恐海軍中外各員，均以賞罰未能出於至公，海軍局勢必至萬分艱難等語。李鴻章據以上聞，嗣奉旨著仍遵前旨，俟經手事件完竣，卽行起解。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船二十艘在龍鬚島渡兵登岸，榮城旋即失守，丁汝昌以威海南岸各砲台兵力單薄，恐以資敵，擬將龍廟嘴鹿角嘴兩台卸去砲柱，戴宗燾不以爲然，與商選勇守台，備事急燬砲之用，復不允，遂派雷艇裝敢死隊在台前嚴備待敵。二十八日，日將伊東佑亨致書於丁汝昌，謂以友誼忠告，際此國運之窮，卽委一身，豈足報國，不如以全軍船艦權降，暫游日本，以待他日歸國宣績報恩等語，並引法國前總統末古末晒恆土耳其國晒司末恆拔香故事爲勸，丁汝昌不爲動，將其書緘上李鴻章。

二十一年乙未正月五日晨，日軍由南岸後路抄出，先得龍廟嘴砲台，其鹿角嘴趙北嘴兩台，經派

王登雲（原名平）帶敢死隊將藥庫轟發，全台盡燬，西台各庫儲蓄
綫燃炸，震動山谷，是時有在口外觀戰之英國海軍官，目覩兩岸燬也。
日兵既據龍廟台，內外夾攻，彈如雨集，我軍各艦及劉公島各砲台
船，南岸既失，威海旋即不守，其祭祀台及藥庫水雷各處，先已派兵
精勇，由島渡海，闖登砲台，擊斃日兵十餘人，並奪兩日旗而旋。我兵
餘艘，加以南岸砲台，轟擊我軍甚力。初十夜，以雷艇數艘沿南岸入
修葺以爲砲台之用，嗣以傷甚作罷。然我軍亦擊敵人雷艇，沉其一
又，以雷艇分路來襲，轟沉來遠威遠兩艦，及小輪寶筏。日島砲台旋
沉，南北岸地極遼闊，均爲所據，敵於我軍舉動，一覽瞭然，全澳無可
東口，我軍雷艇隊聞砲即由西口駛遁，敵軍分隊追擊，或沉或捉，利
軍心愈慌，有綏鞏軍教習德員瑞乃爾者，謁丁汝昌，言事勢至此，徒
民尙可保全。丁汝昌色然峻拒之，謂雖計窮援絕，必以死守至船沒，
軍中咸聞是說，於是人思自脫，號令稍稍不行矣。時或環跪泣求生，
衛奉命尅日來援，丁汝昌告衆以援兵不日可到，水陸夾擊，當可解

頭，告力盡，仰藥以殉。軍民聞丁已死，聚集千人至水陸營務處，迫總辦道員牛昶炳用德人瑞乃爾前策，牛亦以爲不可，然百端勸諭，衆仍不從，乃用丁汝昌名致書日將，謂欲保全生靈，願停戰事，將現有船械等讓與貴國，約勿傷兵民，並許出港他適云云，此正月十八日事也。定遠管帶北洋海軍左翼總兵劉步蟾，署鎮遠管帶護理北洋海軍右翼總兵北洋海軍右翼中營游擊楊用霖，護軍統領副將張文宣，同時殉難，而楊用霖憤極，敲槍自殺，死尤烈云。事後外論謂是役之敗，我所自取，蓋自朝議停購船砲，復取海軍專款爲園苑建築之需，自墮綢繆隔戶之計，日本乘此時機，上下協力，造艦修械，奮發圖強，侵蝕朝鮮，迨及神州，致海軍計畫，左沈諸賢數十年積銖累寸之功，一朝而盡，參之肉不足食也。五月，直督王文韶招集海軍已畢業各生附於天津水師學堂溫習舊課，劉公島學堂未畢業各生，亦附入續習。九月，改通濟運船爲練船，派李和監修。戰時於英德兩國訂購飛鷹飛鷹兩驅逐艦，是年飛鷹成，派陳恩濂劉冠雄等帶同官佐士兵赴德接帶，其飛鷹一艘，則由英廠包送，先後到華。南洋訂購之辰宿列張四雷艇，亦於是年到華。冬，收回旅順，船塢無恙，機器損失過半，尙存瀾雲兵船一艘，小輪船一隻。南洋開濟鏡清寰泰南瑞福靖各兵艦，奉旨調防北洋。

二十二年內申春，開濟鏡清寰泰南瑞復回南洋。福州船政石陽成，按陽在羅星塔青洲，於十三年間船政總理裴蔭森奏派出洋學生，鄭清濂吳德章勸辦，旋以款絀暫停。十六年重復開工，至是告成。

夏，總理衙門向德廠訂購海容海籌海琛三巡洋艦，派陳恩燾會宗瀛林鳴壘前往監造。四月，御史陳璧奏請派大員查明船政情形，摺交兼理船政浙督邊寶泉覆奏，邊寶泉疏陳四事：一造船宜講求實際；一物料宜內地採辦；一學生宜認真造就；一經費宜通籌的款。奉旨總理衙門議奏，覆奏是其議，語詳福州船政紀略。五月，兼管船政福州將軍裕祿察看船政情形，疏陳應行整頓次第，續派生徒出洋，以教練人材，整頓應用工匠，以講究新法，開辦礦務，以期物料有資，籌撥款項，以期經費有着。交總理衙門議奏。總理衙門向英廠訂造海天海圻兩巡洋艦，派陳恩燾程璧光林國祥盧守孟譚學衡陳鎮培黎弼良等前往監造。通濟修竣北上，所有溫習生及劉公島昆明湖各學堂生，均上船練習。夏，船政選派學生施恩孚丁平瀾盧學孟鄭守欽黃德椿林福貞六人，由監督吳德章帶赴法國學習製造新法，嗣以盧學孟調赴比國，乃以魏子京補充，是為船政派生出洋之第四屆。

二十三年丁酉，船政製福安運船成。山東各州縣迭出教案，巡撫李秉衡昧於交涉，辦理失敗，德國軍艦三艘突入膠州灣，以登岸操演為名，奪我砲台，據之。於是各國藉詞抵制，法租廣州灣，英租威海，俄租旅順大連灣，北洋門戶，凡可為軍港者，盡以予人，海軍遂無根據之地。

二十四年戊戌，船政製吉雲拖船成。六月，上諭軍機大臣等，國家講求武備，非添設海軍籌造兵輪，無以為自強之計，茲經召見裕祿，詢以福州船廠情形，摺奏工匠機器，一切足資興造，惟所需款項較

鉅，必須於原撥常年經費以外，另籌的款，按年撥解，庶足備製造船廠之用，著各該將軍督撫，遵照單開指撥數目，妥議辦理。方今時勢艱難，朕宵旰焦勞，力求振作，思禦外侮，則整軍經武，難再視為緩圖。各該將軍督撫受恩深重，蒿目時艱，亦當仰體朕懷，協力同心，先其所急。當此度支匱乏，難於挹注，惟有於無可設法之中，力籌撥濟，如釐金之剔除中飽，局務之酌量歸併，皆當破除情面，實力籌維。倘指款實有不敷，除應解各項京餉暨應還洋款不准擅動外，其餘無論何款，准其移緩就急，如數撥解，不准託詞延宕。國計安危所繫，我君臣總宜相感以誠，同維大局，用副朕殷殷訓誥之至意。仍將遵辦緣由，於接奉此旨十日內，先行電奏，以慰廑系。原單抄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單開：直隸二十萬兩，奉天五萬兩，江蘇二十五萬兩，安徽五萬兩，江西八萬兩，福建十萬兩，浙江八萬兩，湖南十萬兩，湖北十五萬兩，陝西五萬兩，甘肅五萬兩，出使經費三十萬兩，淮鹽督銷局十二萬兩，後又續定吉林五萬兩，四川十萬兩。七月，福靖兵船在旅順口外遭風沉沒，官弁僅存三人，餘均被難。九月，詔予福靖死難人員關慶祥等優卹。九月，廷旨，前經諭令各省籌撥福州廠經費，此項銀兩，著戶部通咨各該省將軍督撫，按款解交部庫存儲，聽候撥用，不得稍有延欠。十月，海容海籌海琛三艦到華，直隸總督裕祿親臨驗收。

二十五年己亥，開復前北洋海軍副將葉祖珪革職處分，授爲北洋水師統領，參將薩鎮冰爲幫統。海夭海圻兩快艦到華。前向德國購海龍海華海青海岸雷艇四艘，經派呂文經蔡瀨元何嘉蘭呂

調籍林國禧監造，至是亦到華。前年意大利援各國租借港灣之例，力索三門灣爲租界，朝議不允，是年遂派軍艦六艘，來華恫喝，冀伸前議，並遞到哀的美敦書，政府憂之。海天軍艦管帶劉冠雄請於統領，謂義人遠涉重洋，主客異勢，勞逸殊形，況我有海天海容海籌海琛等艦，尙堪一戰，統領聽之，陳於政府，將哀的美敦書擲還，事寢。

二十六年庚子，拳匪亂作，亂民以積忿狙擊德使克林德致死，各國以保護使館教士爲詞，調艦增兵，合而謀我。五月二十五日，聯軍力索大沽砲台，守者不從，遂開砲轟擊，相持竟日，沽台不守。時海軍各艦均在登州一帶操巡，惟龍犀青華四船在大沽修配機件，適葉祖珪奉命赴津，承商機要，以將有戰事，令四船歸隊以避其鋒，未及行而已爲聯軍所奪，海華管帶饒鳴衡殉焉。海容軍艦亦在被困中，山東巡撫袁世凱促海軍各艦南下以避聯軍，泊抵申江，人心惶惶，海天軍艦管帶劉冠雄與隊長林穎啓及各艦長議，走訪各國領事，聲明艦隊南來，奉命保護中外人士生命財產，以免誤會。又謁商約大臣盛宣懷，道員沈瑜慶，極陳惟有互保東南之策，方免犯衆怒而肇瓜分之禍，盛沈均聽其說，請於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與各國約，擔任保護各國艦隊亦勿擾長江流域，得其許可，由是中外遂以相安。

二十七年辛丑秋，和議成，海容軍艦回防。議和大臣建議，將天圻容籌琛五艦撤售，事垂成，經葉祖珪力爭始寢。

二十八年壬寅夏，船政製建威建安兩魚雷快船，建翼魚雷艇成。開濟船在南京下關因火藥艙熱度過甚，致無烟藥爆炸，將船轟沉，全船官佐士兵均罹於難，管帶李田在岸獲免，定案議罪，革職發往軍台効力。被難士兵予卹有差。是年，船政會辦魏瀚遣去正監督法員杜業爾。先是杜業爾訂約到廠，權限與日意格略同，凡有工作，須稟命船政大臣而行，嗣以船政費絀，杜業爾擅與法商訂製寶璧商船一艘，訂價十萬元，製成核計工料，須十六萬元。旋又與上海立興法公司訂製行駛長江南船二艘，訂價七十萬元。及魏瀚到閩，偵知其事，核計工料價達百萬元以外，所虧已鉅。且查其合同所載，製成日期第一號限十三個月，第二號限十八個月，船行速率須十三海里，若成船逾期，按日科罰，速率遲緩，退歸船廠等語。魏瀚以杜業爾在廠所製建威建安兩艦，輪機尙由法購，成船之期已達七年，現與立興法公司攬製兩船，船身機器全由自製，十八個月內決難告成，祇就限期而論，已必受其科罰。又況速率遲緩，約明退還，則船政何堪重累？然非援據西律，聲其專擅立約，暗使船政受虧諸罪狀，佈告中外，遣去杜業爾，則立興之約不得廢也。於時船政大臣崇善，欲於船廠內增設銅元局，希沾餘利，屢爲杜業爾所梗，心殊怏怏，特假杜業爾攬權之事，奏調魏瀚回閩，令去杜業爾，以遂其私計。魏瀚到閩，告以現製銅元固有餘利，若就船廠設局鼓鑄，購機建屋，尙需時日，倘遇銅價飛騰，銅元充斥，獲利亦夥，且瀝陳借款開辦之非，不允聯銜聲奏，宗善銜之。故杜業爾之案，經法國駐滬總領事巨額達持平審遣，立興法公司約亦廢去。

未幾亦即藉端奏參魏瀚。厥後以船政名義借款四十萬元，開鑄銅元，卒以銅貴弊多爲御史陳璧所揭參，銅元廠亦旋廢，所虧洋債，歸於後任彌補。

二十九年癸卯，烟台設海軍學校，以謝葆璋爲校長。署江督張之洞以南洋兵船購造多年，機老鋼薄，式陳行緩，奏請將陳舊各船悉予裁停，節存所停各船經費，歲可得二十萬兩，十年二百萬兩，即以另購外洋新式淺水快船六七艘，駐於長江一帶，以資巡防，是化無用爲有用也，得旨報可。七月，江督陳光燾援張之洞前奏之案，奏請以節存之款另購淺水快船，旋向日本川崎船廠訂購一艘，名曰江元，約以製造如式，再行續造三艘，並派饒懷文薩君謙前往監造。六月，寰泰船運軍火赴粵，被英國印度皇后商船撞沉，管帶祁鳳儀死之，構訟年餘，始判英商賠償。

三十年甲辰三月，海天軍艦奉命趕赴江陰，接運軍械，以濟遼西中立之需，行至江蘇之鼎星島，遇霧觸礁，船沉，管帶劉冠雄革職。南京派吳振南，朱天森，沈樑，蔡朝棟，方佑生，王光熊等六人，赴英國軍艦留學。南洋大臣周馥等以南洋近年以來，舊有兵船益形窳朽，徒糜餉項，無裨實際，亟應分別裁留，認真整理，非定章程，不能革除舊習，非專派大員督辦，不能造就將才，因奏派現統北洋海軍廣東水師提督葉祖珪督辦南洋水師學堂，上海船塢，凡餉械支應一切事宜，有與海軍相關者，均歸考核。嗣復奏稱江南製造機器總局內舊有船塢，本爲製造官商輪船，並修理船械而設，日久弊生，多糜經費，而辦理

之員，類無造船專門之學，以致承修船隻，工監價昂。近年以來，商船裹足不前，兵船反入洋隲，非認真整理，無由振興。經與北洋大臣會商定議，將船隲另派大員督理，仿照商隲辦法，掃除官場舊習，妥籌改良。查船隲與海軍事相表裏，廣東水師提督葉祖珪前經奏明奉旨總理南北洋海軍往來津滬上海船隲事宜，自應歸其督察，以一事權。遂將船隲與製造局劃分，名曰江南船隲，從此製造局歸陸軍部管轄，船隲歸海軍部管轄，由葉祖珪督辦，委吳應科爲總辦。湖廣總督張之洞由日本川崎廠訂購雷艇四艘，戶河鵬湖、鸚湖、鷹湖、隼。又訂購淺水砲艦六艘，派饒懷文監造，取名楚秦楚同楚豫楚有楚觀楚謙。粵督岑春煊開辦魚雷局於黃埔。

三十一年乙巳夏，海軍事務處派學生林國廣、許建廷、毛仲方、李國棠等四人赴英留學。總理南北洋海軍廣東水師提督葉祖珪卒於上海軍次，以薩鎮冰繼其任，沈壽堃副之。南京派管輪畢業生朱天奎赴奧國學習製造，旋改赴英國留學。江督向日本川崎船廠續造淺水快船三艘，取名江亨江利江貞，仍派饒懷文監造，並派管輪畢業學生封燮臣、王孝慕、李承曾、胡恩誥、薩君謙五人隨往學習新式機爐製造。

三十二年丙午，政府電各省選派學生劉華式、鄭禮慶、謝剛哲、金溥芬、蕭寶珩、陳復、李景淵、王統等八人，又派呂德元、奚定模、魏春泉、陳士珩、孟慕超、吳志馨、沈奎、王開元、徐世溥、盧同濟、何兆湘、劉長敘等

十二人，又派凌霄，哈漢儀，吳兆蓮，卓金梧，宋式善，沈鴻烈，龍榮軒，童錫鵬，李右文，姚葵常，陳華森，伊祚乾，蘇舉規，周光祖，黃顯仁，楊徵祥，方念祖，劉田甫，姜鴻瀾，姜鴻滋，楊啓祥，張楚材，黃健元，戴修鑑，齊熙，王裘，范騰霄，宋振等二十八人，赴日本留學海軍。

三十三年丁未，廷旨設立海軍處，附於陸軍部內，設正副兩使，機要，船政，運籌，儲備，醫務，法務六司，正使未簡，副使以譚學衡充之，以鄭汝成充機要司司長，程璧光充船政司司長，林葆綸充運籌司司長，餘三司未派員，由陸軍部司長兼代。北洋大臣奏派何品璋爲隊長，率海籌海容兩艦赴西貢，星加坡等處巡視，抵粵，值粵城革命事起，留資鎮攝，事平乃赴西貢，西貢長官歡悅，舉三事以表優待：一、不問華僑刑事十日；二、兵艦員兵得以隨處遊玩；三、兵船員兵登岸，不諳禁俗者，爲之指引。中外商民來船參觀者，日以千計，僑商額手相慶，三江閩粵之商，分日開宴歡迎，謂中國軍艦自光緒元年建威練船抵埠後，久無繼至者，相隔四十餘年，於茲復覩，甚盛事也。嗣以國內需船，北洋大臣袁世凱電調兩艦赴贛。秋，農商部奏南洋華僑商會成立，請派員考察獎勵。廷旨派楊士琦乘海圻海容兩艦，由上海航行，歷美屬之飛獵濱法屬之西貢，暹羅之曼谷都城，和屬爪哇之巴達維亞，三寶壟，泗水，日惹，梭羅及附近蘇門答臘之汶島，英屬之新加坡，檳榔嶼，及附近之大小霹靂等埠。楚秦楚同楚，豫楚有楚，觀楚謙及江元湖鵬湖隼各艦艇，先後到華。前赴英留學生吳振南等，於上年畢業回國，是年冬，復就前項畢業生內挑選

吳振南毛仲方林國廣朱天森許建廷五人並添派駕駛畢業生王傳炯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業。日本留學生呂德元等因事調回，復就駕駛學生內挑選呂德元孟慕超奚定謨沈奎四人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業。十二月，有人密報洋商私運軍火，將由澳門脫卸，粵督派寶璧管帶吳敬榮帶同廣亨廣貞安香安東四船，往九洲洋一帶巡緝。

三十四年戊申，江南船塢製甘泉安豐兩船成。薩鎮冰請每年派船遊歷南洋，安撫華僑，朝議允行。四月，派學生羅致通，夏昌炎，曾廣倫，黃緒虞，楊宣誠，李楨，胡晃，歐陽琳，嚴昌泰，宋復九，王楫，吳鴻襄，李大值，李毓麟，朱偉，葉啟棻，陳莘覺，李北海，范熙申，曾廣欽，張維新，吳嶠，劉勳，任重，王時澤，馮鴻圖，朱華經等，又張萬然，王道埴，高鳳華，吳建，吳湘，李文彬，譚剛，李紹晟，何超南，李震華，易定侯，余際唐，何道雲，黃承義，張漢傑，潘尙衡，沈一奇，張仲寅，何豪，鄭仲濂，陳雲，吳景英，黃錫典等，赴日本肄習航海輪機各技術。日本有二辰丸商船到九洲洋拋錨卸載，寶璧管帶吳敬榮見其形迹可疑，登船查獲快槍二千枝，子彈二萬粒，以告粵督，將其船押泊虎門石頭灣，取其槍彈解省。秋，以美國艦隊遊歷環球，將於十月間行抵廈門，廷旨派員勸饒朗，外務部右侍郎梁敦彥前往勞問，閩督松壽前往妥爲照料，提督薩鎮冰率艦隊先期赴廈門迎候。江亨湖鷹湖隼各艦艇先後到華。

宣統元年己酉二月，部派海圻，海容兩艦巡視南洋，商部派員外郎王大貞隨同撫慰華僑，圻容由

吳淞起輪，過香港，歷赴星加坡、巴達維亞、三寶壟、泗水、巴里、坤甸、日惹、望加錫、西貢等埠，至四月。先後回華。閏五月，廷旨派貝勒載洵，提督薩鎮冰爲籌辦海軍大臣，設立籌辦海軍事務處，由度支部籌開辦費七百萬兩，各省每年分認海軍經費五百萬兩。六月，籌辦海軍事務處成立，以譚學衡爲參贊，設八司，曰軍制、軍學、軍樞、軍儲、軍防、軍政、軍醫、軍法，將南北洋收歸統一，分爲巡洋、長江兩艦隊，以程璧光統領巡洋艦隊，沈壽堃統領長江艦隊。七月，載洵、薩鎮冰帶同隨員親赴沿江沿海各省調查，以象山爲軍港，會同閩浙督松壽，浙撫增韞到象山，行開幕禮，禮畢返京。八月，載洵、薩鎮冰復帶隨員赴歐洲各國，由英而法而義而奧而德而俄，遍閱各國海軍學校及船砲廠軍港各處。十二月，取道錫北利亞鐵路回京。海軍大臣出洋時，挑選學生廖景方，曾以鼎，葉在馥，曾詒經，王助，陳藻藩，王孝豐，郭錫汾，葉寶琦，伍景英，伍大名，杜衍庸，巴玉藻，黃承貺，沈成棟，向國華，司徒傳權，袁晉，陳石瑛，馬德驥，葉方哲，王超，徐祖善等，隨往英國，卽留在英學習製造船砲。在日本招選學生陳澤寬，張振曦二人，附入譚剛等班，肄習輪機。

二年庚戌正月，以駐京美使函稱其國艦隊前次在廈，備承我軍優待，現復來華遊歷，特送銀杯，以作紀念，准西歷四月中旬到廈，遂令程璧光率圻籌兩艦及期到廈款待如儀。三月，載洵奏請開復已故前海軍提督丁汝昌原官銜，從海軍諸將士請也。湘省秀民滋事，攻毀衙署教堂，勢甚危急，特派六楚四湖各艦艇，並令統領沈壽堃督率赴湘調度。又派海籌海琛鏡清飛鷹各艦及辰宿等雷艇防護長

江一帶，聽候江督調遣。六月，澳門葡國人濟海越界，我國屢與交涉，派籌容兩艦駐泊澳門邊界。江
 南船塢製聯鯨兵船成。七月，載洵薩鎮冰復往日美兩國考察海軍，十月返京。計兩度遊歷歐美，各友
 邦以我國特派親貴專使調查，大有振興海軍之意，無不優加待遇，而我各省督撫亦分認海軍經費，遂
 先後奏准添置軍艦，於英訂造應瑞肇和，於德訂造建康豫章同安江鯤江犀，於日訂造永豐永翔，於江
 南船塢造永建永績，於揚子江造船公司造建中拱辰永安，於膠州船塢造舞鳳各艦，此外尚有在美訂
 購飛鴻一艘，旋即出售，其在義訂造之鯨波，在奧訂造之龍湍，皆因款項輾轉未交，然是時海軍頗有蒸
 蒸蒸日上之望。冬，廷旨改籌辦海軍事務處爲海軍部，以載洵爲海軍大臣，譚學衡副之，薩鎮冰爲海軍
 統制，定官制凡九級，曰正副協都統，曰正副協參領，曰正副協軍校，其非海軍出身之員，則以同字冠之。

三年辛亥正月，派海琛軍艦巡視南洋，兼赴西貢，並荷屬各埠，而商部亦奏派郎中趙從蕃同往，撫
 慰華僑。三月，派劉冠雄王開治赴閩調查船政，派曹嘉祥幫辦軍港事。四月，派鄭汝成赴英考察海
 軍學堂。六月，派蔡廷幹榮志會同軍諮府陸軍部所派之員，調查沿江沿海砲台。英商小輪船在廣
 東西江被劫，部派劉冠雄赴粵整理捕務，從粵督請也。西曆五月，英皇加冕，駐華英使請我國派船往
 與會，遂派協都統程璧光乘海圻往賀，以吳應科署理巡洋艦隊統領。三月，海圻首途，五月抵英，赴口會
 隊時，適墨西哥亂黨煽動愚民排外，肆殺辱旗，駐墨代辦公使沈艾孫電請派艦往護華僑，然恐派艦特